

辽宁戏曲叢書

評 劇

啼笑因緣

張恨水小說原著
徐汲平 成駿改編

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評 劇

啼 笑 因 緣

徐汲平 成 駿編劇

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

1957年 沈阳

內 容 提 要

評劇“啼笑因緣”是根据張恨水同名小說改編的。

故事發生在三十年前北洋軍閥統治時期。

大學生樊家樹，在北京天橋偶遇唱大鼓的姑娘沈鳳喜，真心相愛，不幸被軍閥劉將軍看中，以贈珠引誘不從，復設堂會凌辱，強行扣留，使鳳喜被逼嫁與了劉將軍。最後終於把鳳喜逼瘋，使二人戀愛成了一場悲劇。

在這戲里，真實地描寫了舊社會青年男女的戀愛悲劇，有力地控訴了當時封建軍閥的罪惡。

啼 笑 因 緣

張恨水小說原著

徐汲平 成駿改編

☆

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沈陽市沈陽路二段宮前里2號） 沈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文出字第
沈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沈陽發行所發行

787×1092 1/32 2 1/2印張·58,000字·印數：1—30,082 1957年9月第1版
1957年9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：T10090·158 定價(7)0.24元

編 · 者 的 話

为了进一步貫徹“百花齐放、推陈出新”的方針，繁荣我省的戏曲創作，扩大与丰富各剧团、社（包括業余剧团）的上演剧目，特編輯“辽宁戏曲叢書”以供全省各剧团、社和全国各地讀者們参考。

在“辽宁戏曲叢書”里所收集的剧目，均系根据傳統剧目或历史故事、民間傳說等整理、改編的；也有一部分是反映現代生活的剧本。在整理、改編过程中，凡是改动較大的，我們均將在該剧本的“后記”中加以說明。本叢書所选用的剧本，大部分都爭取經過实验演出，并且根据演出單位的意見，进行多次修改。但由于編輯工作經驗不足，差錯难免，希望各剧团、社演員和各地讀者、專家們指正。

辽宁省文化局剧目室

人 物

沈三玄：大鼓弦师，沈鳳喜的二叔，四十二、三岁。

黃鶴声：刘將軍的副官，妓館伙計出身，三十六、七岁。

樊家树：从杭州到北京投考大学的学生，寄居在他的表兄外交部某司長的家里，二十岁。

沈鳳喜：念过初小，剛辍学半年的大鼓女艺人，十七、八岁。

关秀姑：武术艺人关寿峰的女兒，二十一、二岁。

沈大娘：沈鳳喜的母亲，四十五、六岁。

馬弁甲、乙、丙、丁(刘將軍府的)。

女仆甲、乙(刘將軍府的)。

雅 琴：刘將軍的姨太太，妓女出身，沈鳳喜的干姐妹，二十三、四岁。

刘將軍：軍閥，北洋軍司令、德威將軍、五省征收督办兼駐北京办公处長——他的兄弟是大帅，五十一、二岁。

大鼓艺人甲、乙。男客甲、乙。女客甲、乙。巡警。和尚。

第一場 林 会

时 間：一九二五年夏，清晨。

地 点：北京先农壇古柏之下。

人 物：沈三玄、黃鶴声、樊家树、沈鳳喜、关秀姑、沈大娘。

(幕啓：沈三玄拿三弦，黃鶴声穿單裝上)

沈三玄：(念)昨夜晚，

黃鶴声：(念)抽了个，

沈三玄：(念)壕平溝滿，

黃鶴聲：(念)忽悠悠，

沈三玄：(念)飄蕩蕩，

黃鶴聲：(念)賽过神仙。

沈三玄：(念)肩靠肩，

黃鶴聲：(念)出烟館，

沈三玄：(念)難舍難散；

黃鶴聲：(念)魚幫水，

沈三玄：(念)水幫魚，

黃鶴聲：(念)勾搭連環。

沈三玄！這個事兒，我什麼時候聽您的回信？

沈三玄：(故作不知，却低三下四地)黃副官！您說的是什麼事？

黃鶴聲：給大帥辦人的事兒唄！這麼大的事兒，您怎麼都不走心哪！

沈三玄：孫子才不走心哪！（假作猶豫，想拿一把）不過，這個事啊！……

黃鶴聲：昨天晚上我不是說了嗎！這個事您要是辦妥了，我保您大馬洋刀，洋錢滿腰！（指沈三玄手中的三弦）這把三弦，難道您還沒彈够？

沈三玄：唉！天橋明地彈三弦，平地樞餅難上難，吃飯喝酒抽鴉片，三件大事樣樣玄！（信手撥了一下自己手中的三弦）這不叫三弦，簡直叫他媽“三玄”！我都要了飯了，還沒彈够？您這不是損我嗎？（頓）可是，我侄女鳳喜……

黃鶴聲：你侄女鳳喜出天橋，進帥府，當大帥的太太；平地一聲雷，一步登九天，還有什麼說的？

沈三玄：那自然是您的抬舉，她的造化，我的財命。可我沒跟您說嘛：我侄女鳳喜，靠了個小生荒子，明來暗去，這一個多月，簡直如膠似漆，您說她能甩得了嗎，我的黃爺！

黃鶴聲：（想起昨夜沈三玄曾對他說過）我還沒有在意。小生荒子，叫什麼名字？

沈三玄：樊家樹。

黃鶴聲：他是幹什麼的？

沈三玄：（故意賣弄）闊少爺，洋學生，人家表兄是外交部的大司長！（翹大姆指）

黃鶴聲：（笑，一把捏住沈三玄的大姆指，將他的手按下）芝麻大的官兒，上那兒擺？（翹大姆指）咱們大帥，才算這份哪！您別泄氣！

沈三玄：孫子才泄氣哪！不過，這個小生荒子，錢口袋倒提著，花錢可不孬頭！不用說我嫂子，就是我，那天也逗他個塊兒八角的。（暗示要錢）錢可是硬頭貨呀，我的黃爺！

黃鶴聲：（明白了沈三玄的言外之意）（旁白）噢！這小子是不見兔子不撒鷹！（轉了一下眼珠，然後取出十塊銀元）三玄！哥倆有交情，說話干嘛還拐彎兒！這幾個零錢，您先花著！（遞銀元給沈三玄）

沈三玄：（接銀元，眉飛色舞）哎呀！哥哥財黑了！

黃鶴聲：算不了什麼。晚上，聽您的回信吧？

沈三玄：成！成！我晚上准去。

黃鶴聲：好！（念）一言為定，不見不散；

沈三玄：（念）穿針引綫，里勾外連。

（黃鶴聲下）

沈三玄：（將十塊銀元，從右手過到左手，叮叮作響，取出一塊，吹過之後拿到耳邊聽聲）人走時氣馬走膘，挨著大樹有柴燒，我是交了好運了！

（唱）一鈎子搭上了個黃副官，

一見面就賞了十塊大頭銀元。

(夾白)常言說“十年河东，十年河西”……

(唱)为人不怕出身賤；

黃鶴聲頭幾年兒，當伙友兒，住小班兒，提茶壺，端果盤，人人下眼觀，

(夾白)可如今人家是黃副官，大馬洋刀，洋錢滿腰了！看起來呀，

(唱)我也要時來運轉，穿上二尺半；盒子炮，挎上肩，吃香的，喝辣的，哼——抽大烟嘛，再也不犯難！

(抬頭看見樊家樹，從遠處走來)

(旁白)樊家樹今天怎麼這麼早？嗯！再下他兩吊子！

(躲在樹後)

(樊家樹上)

樊家樹：(唱)古柏蒼蒼百草香，

晨風陣陣似水涼。

先農壇早上無人多麼清爽，

正好在那柏樹底下會姑娘；

一面行走一面張望，

(沈三玄急從樹後走出)

沈三玄：(唱)急忙鞠躬再把笑臉揚。

樊大爺！您早啊！

樊家樹：你也這麼早！

沈三玄：(笑)我，我來吸點新鮮空氣。(稍頓)樊大爺！您昨天賞給我的……

樊家樹：又花光了？(取一塊銀元，遞給沈三玄)

沈三玄：(接一塊銀元，雖然覺得少，却習慣地)謝謝！

樊家樹：錢倒是小事，你的身體要緊，還是少用點吧！

沈三玄：我明天就忌！(心裡覺得他在多管閑事，不滿意的將銀元塞到腰

里)

(念)黃副官賞了十塊;

姓樊的才給一元!

(旁白)再叫你樊大爺,我就是孫子!(躲腳下)

樊家樹:鳳喜怎麼還未來哪?

(唱)絡繹虫令叮令叮不知道天亮,

想必是沈鳳喜正在梳妝。

一面等來一面想:

逛天橋認識了兩個姑娘,

一個是俠肝義胆的關秀姑,不知去向;

一個是說書的姑娘沈鳳喜,情深意長。

我二人一個多月常來常往,

她年輕堪造就我有意相識,

這個話得怎麼開口講,

她好多心,語輕語重都不妥當。

(樊家樹坐在椅子盹睡)

(沈鳳喜穿女學生裝上)

沈鳳喜:(唱)看東方露出了紅紅的太陽,

只照得柏樹林里一片金黃。

長尾巴喜鵲飛到樹上,

牽牛花朵朵爬上短牆,

摘一朵牽牛花輕輕搖晃,

露水珠濕手背清涼涼。

一路上腳步慢暗自思想:

風塵里遇家樹,心裡頭好像打開一扇窗。

常見面却怎麼今天心頭似小鹿兒撞,

都只為母親叫我借錢求幫,

这个話我怎么开口講，

不由得心里一陣陣發慌；

猛抬头忽見他睡得又甜又香，你也不怕着了涼！

（沈鳳喜走到樊家樹面前，以牽牛花觸他的鼻頭）

樊家樹：（驚醒，站起）誰？

（沈鳳喜藏在椅子后面，樊家樹回頭，繞到椅子后面，一把捉住沈鳳喜的手）

樊家樹：我猜是你嘛！（發現沈鳳喜改穿女學生裝）噢！今天換了女學生裝！

沈鳳喜：樊先生！您看我還冒充得了嗎？

樊家樹：怎麼是冒充？您不是念過初小嗎？（稍頓）鳳喜！你約我到这里來有事嗎？

沈鳳喜：樊先生！（因不好開口，欲言又止）

樊家樹：你怎麼不說？

沈鳳喜：樊先生！……（欲提借錢的事，卻又止住，另找話題）您昨天給我買的自來水筆……

樊家樹：不好使嗎？

沈鳳喜：不，我謝謝。

樊家樹：你約我來，就是為了這個嗎？

（沈鳳喜笑，不語）

樊家樹：到底有什麼事？沒有別人，你說吧！

沈鳳喜：我真不好意思開口……

樊家樹：是不是用錢？

沈鳳喜：（輕輕點頭）天橋明地的气，實在受不了；我媽想給我搭個落子館。落子館不同明地，總得做幾件衣裳……

樊家樹：這個容易。——不過，到落子館去唱，非得有人捧不可；萬一不慎，怕要墮落下去。“墮落”這兩個字，你懂

不懂？

沈鳳喜：怎么不懂？可是呀……

樊家树：怎么样？

沈鳳喜：（唱）染缸里沒有白布，

樊家树：（唱）蓮花本自淤泥出；

沈鳳喜：（唱）心高命低生來苦，

樊家树：（唱）人定勝天切莫糊塗！

沈鳳喜：唉！父一輩，子一輩，我爹說書，我唱大鼓，這碗張口飯，算吃定了！樊先生！不談這些吧！

樊家树：为什么？

沈鳳喜：你不懂。

樊家树：我懂。

沈鳳喜：（唱）騎驢的那懂得趕腳的苦！

樊家树：（唱）你的苦處，我都清楚。

沈鳳喜：樊先生！还是不談這些吧！

樊家树：好！那麼，就換個話題。（頓，考慮怎樣把話引到供她上學上面去）啊，鳳喜！

（唱）你換上白褂青裙，非常朴素，

沈鳳喜：（唱）我回頭就要穿上花衣服。

樊家树：（唱）穿衣服難道還不能自主？

沈鳳喜：（唱）做藝的事情，恐怕您不大清楚！

他們不讓啊！

樊家树：他們是誰？

沈鳳喜：（冷笑）紳商官宦，巡警馬弁，經理票頭，流氓壞蛋，千人欺，萬人管！

樊家树：如果你仍然是女學生，他們還管得着嗎？

沈鳳喜：（因自卑而誤會）

(唱)一句話好像是碰了我的伤，

真叫人心里头羞愧难当！

您提这个干什么呀？

樊家树：你不好再上学嗎？

沈鳳喜：再上学？

樊家树：你願意不願意？

沈鳳喜：（誤会更加深）

(唱)他今天怎么忽然变了样？

拿我开心叫人家無地可藏！

(要走)

樊家树：鳳喜！（攔住）你为什么走！

沈鳳喜：您不借給也就罢了，为什么拿我們开心哪？（又要走）

樊家树：（又攔）不是，不是。我想送你再上学。

沈鳳喜：（楞）您想送我再上学？（頓）您还是拿我开心！

樊家树：不是，不是。我是真心实意。

沈鳳喜：您是真心实意？

(唱)听他言不由得呆了半晌，

又是惊又是喜似在夢乡：

惊的是風塵里樊先生真誠相助，

我不該錯怪了人家的好心腸；

喜的是枯树逢春甘露又降，

我不該錯把甘露当了寒霜。

樊先生！您的大恩我死也不能忘，

樊家树：不要这样說，我倒是怕你不願意。

沈鳳喜：怕我不願意？

樊家树：你願意，那太好了！

沈鳳喜：这个……

(唱)我怎么忽然拿不定主張!

母亲、二叔誰来扶养?

我怎能不管他們自己进学堂!

樊先生! 我不能弃行, 請您原諒,

謝謝您的好心美意, 似山高比水長!

樊家树: 为什么又不願意了?

沈鳳喜: 我是想……

樊家树: 你是想: 你不去卖唱, 沒人养活家口。这我早就想好了, 只要你願意上学, 你家日用, 我来按月帮助。

沈鳳喜: (急拉住樊家樹的手) 樊先生! 您真能这样嗎?

樊家树: 我几时誑过你?

沈鳳喜: 我是不是在做夢?

樊家树: 不是做夢, 是真的!

沈鳳喜: 不是做夢, 是真的?

(唱)大地回春花向阳,

原来不是在夢乡,

擦一擦眼睛又清又亮,

只觉得比夢还甜比夢还香。

从今天再不必打鼓卖唱人前討賞,

再不怕巡警馬弁地痞流氓;

从今天我也能背着書包把学上,

白褂青裙, 大大方方, 再穿这件学生装。

好象是鳥兒出籠振起翅膀,

好象是魚兒脫網游在池塘;

乐得我心在胸膛里卜登登撞,

千言万語口难張,

乐得我泪珠兒在笑臉上扑达达淌,

(移動位置)

又是苦又是甜，这个滋味我得怎么尝？

樊家树：(跟着沈鳳喜的方向走去)鳳喜，你哭什么？

沈鳳喜：(急拭泪)我没哭。

樊家树：眼睛都红了，还没哭？你觉得我太冒失吗？

沈鳳喜：不，我太感激您了。(扑在樊家树的怀里，旋即离开)樊先生！

您家里有几口人？

樊家树：三口。

沈鳳喜：都有誰？

樊家树：母亲，我……

沈鳳喜：还有太太？

樊家树：我还没定亲哪！

沈鳳喜：怎么算三口？

樊家树：你猜一猜！

沈鳳喜：(羞)樊先生，您……

樊家树：我們边走边談吧，你願意不？

沈鳳喜：我願意跟您走一輩子！

(樊家樹与沈鳳喜挽手而行)

(關秀姑上)

关秀姑：(唱)爹爹病重不見好轉，

东奔西走来借錢。

忽見鳳喜站在前面，

(急站下，想躲開)

沈鳳喜：(發現關秀姑)

(唱)秀姑为什么不朝前？

关大姐！

(樊家樹走上前去)

樊家樹：关大姐，是您！

关秀姑：樊先生，是您！

樊家樹：（旁白）想不到在這兒遇見她……

关秀姑：他

沈鳳喜：原來你們認識，那就不用我介紹了。

樊家樹：（對關秀姑）关大姐！关大叔怎么不辭而別了呢？

关秀姑：爹爹和您交往，人家都說我們有企圖。他老人家一氣就搬到沈家的東院了。

沈鳳喜：多亏他老人家一氣，我們才搭了个好鄰居。

樊家樹：关大叔真是個硬骨頭，可是又何必听那些个閑言雜語呢？关大叔搬走之后，怎么好久也不到天桥來教把式了？

关秀姑：唉，自從搬來之后，就一病不起……

樊家樹：見好沒有？

关秀姑：今天忽然病重了，一口飯也咽不下去。

沈鳳喜：唉！既在江湖內，都是苦命人……

樊家樹：这可耽誤不得！我就去把关大叔送進醫院。

关秀姑：樊先生！這怎么使得？

沈鳳喜：大姐不要見外，給大叔治病要緊。

关秀姑：好！大恩不言報。樊先生的好處，我記在心里就是。妹妹，回頭見。

（樊家樹、關秀姑同下）

（沈三玄提雀籠暗上，看見樊家樹和關秀姑的背影）

沈三玄：（若有所悟，意味深長地）啊！……

（沈大娘拿蒲扇上）

（沈三玄看見沈大娘，急躲入樹后，偷听）

沈大娘：（唱）天桥撿地千人管，

姑娘作艺万事难，
看破世事惊破胆，
只为混飯，不为搖錢。

鳳喜！

沈鳳喜：（跑到沈大娘的面前）媽！

沈大娘：落子館，咱們搭妥了。錢，你借來沒有？

沈鳳喜：~~沒借。~~

沈大娘：唉，这个年头兒！誰也靠不住！

（沈三玄感到有机可乘，急从樹后走出）

沈三玄：早了吃螞蚱，澇了吃大蝦，怨的什么年头兒！

沈鳳喜：（想告訴樊家樹供她上学的事）不，您听我說，樊先生……

沈三玄：（誤以为沈鳳喜要解釋樊家樹沒借錢的理由）你不說我心里也明鏡似的。姓樊的跟关秀姑还有一腿，他干嘛借給你錢哪？

沈鳳喜：二叔不要血口噴人！樊先生是跟关大叔相好。

沈三玄：（一計未成，又施二計）我再給你提个醒兒，关秀姑可練过把式，手黑心狠，翻臉無情；再說，关寿峰早年当过胡子，咱們是葯人的不吃，犯法的不做，这种人家，可千万沾不得边兒！

沈大娘：澆花澆根，交人交心，他关大叔可是个好样兒的！只要有良心，什么人不可交啊！

沈三玄：良心？誰有良心！姓樊的跟你一口一个大娘，甯提多么亲热啦！可是到节骨眼，他怎么不借給你錢？

沈鳳喜：不，您听我說，樊先生要送我上学……

沈大娘：怎么的？

沈鳳喜：人家樊先生要送我上学，还供咱們家用。

沈大娘：是真的嗎？

沈鳳喜：樊先生向來是說一不二啊！媽，您乐意不？

沈大娘：你有了出头之日，媽还不乐意？我說我沒看錯人嘛！
咱們得好好吃个喜兒！

沈三玄：（旁白）原來姓樊的先下手了，我得看風使舵。（對沈大娘和沈鳳喜）哎呀呀，有眼不識荆山玉，我這是怎麼的了？
（自打嘴巴）

沈大娘：燒的唄！

沈三玄：（假作沒聽到沈大娘的話）鳳姑娘又當女學生了，這可是燒了高香！真得好好吃个喜兒！

沈鳳喜：二叔，您也高興吧？

沈三玄：雙喜臨門，我怎麼不高興？

沈大娘 } 怎麼是“雙喜臨門”？
沈鳳喜 }

沈三玄：鳳姑娘又當了女學生，這是一喜；劉太太叫我給傳信，想看看鳳姑娘，這又是一喜。您瞧，怎麼不是“雙喜臨門”？

沈鳳喜：沒頭沒腦，打那兒冒出來个劉太太！

沈大娘：別听他攪玄！

沈三玄：孫子才攪玄哪！她是劉將軍的太太，咱們的老鄰居，鳳姑娘的干姐妹，（放低聲）雅琴。

沈鳳喜：原來是雅琴姐！

沈大娘：她不早讓人賣到前門外……

沈三玄：不下水不當太太，人家跟劉將軍從良了！

沈大娘：跟官相啦！

沈三玄：大官相！听我給你報報劉將軍的官銜。人家是：德威將軍、五省征收督辦、兼駐北京辦公處長，這還不算，當今劉大帥是人家的老二！您瞧，人家這份勢派怎麼樣？